

南疆威震敌胆

台湾孤军伐寇

南疆威震敌胆

台湾孤军伐寇

于峪 著

接力出版社

黑旗军魂

总策划：

李元君

主编：

梁定伟

DA GUO

DI N JIE

GUANG SEU

HEI QI

DI N HUN

DI YONG

DI

HE LI

CHU BAN

SHI



《八桂俊杰丛书》序

植根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7-120/120675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世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刘以来膝下无女，四十几岁才得了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满月那天，买来纸钱香烛酒肉咸鱼，算是向祖宗报了户口：我儿阿二，百无占据，只望来日长成，上山能砍柴薪，下垌能耕田地，出圩入市能买能卖，如此足矣足矣！多食多累，少食少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求！何苦！

这也算一种人生顿悟，中国农民式的。

刘家祖籍广西博白县，本是殷实大户，只因为人所累，为事所累，为财所累，每况愈下，到了刘以来父亲这一代，已家业荡然。及至父亲死后，刘以来听说十万山区山青水好，人不挤人，鬼不打鬼，便和胞弟以定离家背祖，远迁此地。后来娶了个陈姓寡妇，躬耕垌亩之余，兼营小本生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劳而心不累，日子说不上富足，倒也悠悠。

只是十万山区也并非一方佛国，以来夫妇和以定终在被压迫被剥削中贫病交加，先后过早死去，孤儿阿二没有也无从走父亲所希冀的路。大清同治四年，即公历 1865 年春上，长成彪彪男儿的

他，已拥有自己的名字：刘义，并且拥有了一支 200 多人的队伍。刘义功成名就后改名为刘永福。这一天，刘永福率领手下这支人马，来到广西归顺州（今靖西县）德安圩北帝庙，七手八脚仿制了该庙用以降魔驱邪的黑色七星狗牙旗，权作自己的旗帜，竖立在北帝、周仓、花婆诸神面前，烧香，洒酒，割手指，歃血。说是那旗给风吹倒了，刘永福把它扶起。

黑旗军北帝庙祭旗翌日，即犹似一只下山猛虎，一支黑色闪电，直扑向 50 里外的南雁城。那是云南的一个小圩镇，布三个清军营盘，大概半天工夫，一番打杀，收拾完毕。不久，云南开化府一个营盘又给抹掉。继而回师八桂，与镇安府（今德保）属下的三千多雇佣军角逐、较量，结果，赢家亦是刘永福！

于是，一枚刻“左翼先锋前敌关防”字样的象牙大印，连同一只裹之以红绸布的长形小木匣一道送到刘永福面前。这是农军首领吴阿忠对这位勇敢善战的部将的厚爱和犒赏。

对于前者，刘永福欣然接受，并让弟兄们杀猪烹羊，庆贺一番；而后者却使他颇费踌躇，大伤脑筋。这是怎么回事？

红绸木匣是吴阿忠的师爷杨大人送来的，可见此物非同一般。简单而神秘的交接仪式在一所旧祠堂里进行。旧祠堂是黑旗军的最高统领刘永福和手下头目潘招哥、陆满金、刘凤岗、邓阿富等人的临时搭铺地址。杨大人示意诸头目暂时离开，只留下刘永福。这大约是 1865 年农历五月初的一个下午，桂西南山区正经历一场类似沿海地带三月梅雨天气，浓重的山岚混和着霏霏细雨，从窗扇破损的窗口飘荡进来，在祠堂的神牌和香炉之间缭来绕去。偶尔，一两只小鼠从神龛或某一暗处跳出，倏忽间消失在又一暗处。细雨无声，四壁无言，土屋里的一切仿佛在这死寂的一瞬中靠拢，围合，板结成一道厚重的墙。刘永福陡然生起几分压抑。

茶斟三巡，杯举三次，杨师爷终于缓慢而庄重地把红绸裹着的匣子交给刘永福。刘永福犹豫一会，掀去红绸，揭开匣子，哦，是一份红纸写成的年庚帖！刘永福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在外交朋结友，且投军多年，粗晓文墨，看得出写的是首领吴阿忠胞妹阿娇的生辰八字，还有别的一些什么言词。不用说，是吴阿忠要以妹相许，招永福为亲！

此事在别人看来，刘永福是冷手拾得热煎堆！殊不知，面对这红艳艳的福分，刘永福眉毛打结额头起皱，一时慌了手脚，乱了分寸。

且说刘永福一时尴尬不已，无话可说之际，杨师爷出于卦师和骨相家的习性，悄然窥视对方的身形外貌，啊呀，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骨格呀，你看他，身长约莫七尺，正是“七尺男儿”；口小而尖，闭上唇片，杀气凛然；身材瘦削，两臂过膝，形似猿猴，有当年刘皇叔之风度；耳轮大，额宽，颧隆，眼深……既然天赐如此奇貌，必赐奇志雄心，日后也必有大福，必成大器。这是吴阿忠辈所不能企及，不可比拟的！

杨师爷正为刘永福的身形相貌所折服惊讶，抬头又看见墙上涂写着如此四行小诗：

皇天生我出尘寰，
寸度光阴困世间。
他日若遂凌云志，
敢笑东岳不是山！

末了，还署上“上思人刘义”字样。

杨师爷惊道：“啊哇，是你作的？”

刘永福道：“我抄的，涂涂墙壁罢了。”

杨师爷想，诗言志，作也言志，抄也言志。这个刘义果然不是平

庸等闲之辈，而是心比天高之雄才。敬才惜才之心使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军旅墨客忘却了其伺主之责，心里的筹码竟从吴阿忠一头移到了刘永福一头，以致说了下面一段令人不可思议的话：“老夫本来是来做媒的，现在才知晓这是一个该受狗屎之辱的使命。乡下间不是有这么个习俗吗？哪个男的或女的有感自己订错终身，就拿捡屎棍痛打媒人。刘义哥你就如此这般揍我一番便是！”

刘永福一时目瞪口呆，不晓得杨师爷卖的什么药。

杨师爷动情地说：“你是一匹出山虎，一条飞天龙，自然不能把自己捆绑在别人的马腿上。”

刘永福大惊失色，这个杨师爷怎么好像钻进我的心窝里！

杨师爷抚慰说：“不必惊怕，我不会报告吴大王的。不过，大丈夫欲伸还屈，以屈求伸。现在你不能硬梆梆拒绝这门亲事，否则吴大王是不会信用你甚至会加害于你的。你现在羽毛未丰，翅膀未硬，还得寄人篱下一段时日哩。”

刘永福双膝跪下，连连给杨师爷磕头，说：“今日晚生遇到贵人了！求杨师爷赐教。”

杨师爷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刘永福感恩戴德，一一应诺。

杨师爷于是大谈虚与委蛇、以屈求伸之道，孔丘之言，孟轲之论，老子，庄子，应有尽有，和盘托出。唯恐这个年轻人听不懂，悟不透，又以龙腾必曲，虎跃必蹶为生动例子，深入浅出地说而明之，诱而导之。这位出身乡村塾师有点迂味却不乏厚道的老人，把压抑多年的好为人师的强烈欲望，诲人不倦的良苦之心，一股脑儿泼到眼前他认定来日方长大有作为的后生身上。

刘永福深井般的眼里溢出润润的光。

窗外，无声飘洒着润物的细雨。

几天之后，刘永福请杨师爷择了吉日良辰，尽备银钱酒米礼牲，弄了沉甸甸的几副礼担，脸面光鲜地来到农军主帅吴阿忠家，拜了吴母，拜了吴阿忠本人，然后，吃喝，言谈，一门亲事如此订下了。

由于同吴阿忠的裙带关系，加上战功显赫，刘永福很快成为这支农军中仅次于吴阿忠、黄崇英的第三把手。但是，却时时抑郁不乐，一是因为吴阿忠刚愎自用，很难共事；二是黄崇英妒忌掣肘。夹在这两个上司缝中，刘永福日子很不好过。有一次，行军路过一个小山圩，看见猎人把一头受伤的老虎困在铁笼里摆卖，四下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几个黑旗战士也围上去看，指指划划的好不快乐，受伤的老虎在笼里嘶吟打转，极是凄厉。刘永福看着，心里阴丝丝的，竟莫名其妙朝那几个战士大喝一声，惊得战士们慌惶散去；刘永福则面向伤虎久久伫立，微微叹息。

已是同治六年，即公历1867年，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已告尾声。在安徽、江苏主战场上捞得好处的清军主力，

如滔滔洪水向广西边境汹涌而来。吴阿忠部首当其冲。广西提督冯子材、左江道台覃远铤所率的数万清军已将吴阿忠这支五千余人的农军置入铁桶包围之中！

如若吴阿忠能审时度世，在这种态势尚未形成之前采取主动，实施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如若吴阿忠能够亡羊补牢，在这种包围形成之后果断突围，化被动为主动，恐怕事情也不致于那么糟。可是，这两种“如若”恰恰都需要聪明才智，甚至需要天才。遗憾的是，吴阿忠不仅离天才太远，连一般的聪敏机巧也甚缺。这支农军原本为其父吴元清所创，吴元清年前被清军杀害，才按宗教方式由既无韬略又无指挥经验的儿子阿忠继位。左手打碎封建王朝的交椅，右手又捡起其衣钵。这是中国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故所以，当清军像洒水扫地也似的把吴阿忠部外围的小张三等小股义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当外围的一切援助渠道都被卡断的时候，吴阿忠依然悠然自得于梦中。直至冯老头子的三尺宝剑在他面前闪烁寒光，吴阿忠才像鹰爪下的小鸡，仓皇不知所措。后来，终于接受了刘永福的突围建议，但太迟了！

突围，作为战争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自然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它往往使人一旦脱出险境，便能再发生机。但是，它本来就是战争行为中最为被动最为艰难的行为，一旦失去最起码的时间与空间限度，任何战争骄子、天才统帅都是很难在这一着上得到格外的照顾和实惠的。太平天国一颗颗战地之星如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不正是这样殒落而饮恨久远的吗？何况是吴阿忠呢。

不过，鱼死网破时刻，吴阿忠也不是全然没有一点亮色。不只是身先士卒冲杀，还哪里仗火最辣就把两个亲弟弟往哪里摆。他瞪眼睛吹胡子颐指气使，五千具血肉之躯在他驱动下个个不敢苟活！

结果是血染山野，死伤大半。吴阿忠本人也中弹落马，清兵噉

嗷叫着上来，要割他脑瓜去换赏银喝酒，幸得刘永福左冲右杀，以死相救，才把他抢到马上，杀出险地。只是阿忠的两个骁勇无比的胞弟——吴二、吴三，一个子弹穿脸，血尽而死；一个只见身肢，不见首级！

在战事的空隙中，吴阿忠没有忘记给两胞弟的亡灵超度。招魂的八音单调而苍凉。西山垭上的日车，如一位疲惫的沧桑老者，向这血色的时分，垂注以无力的目光。死者的魂灵即使能够超度出无边苦海，而活者又何以解脱？在无可言说的沉默中，刘永福就像一只被围裹于蛋壳中的雏鸟，在吸吮其中血浆的同时，也扬起思维的喙，轻轻将壳壁啄凿……

哦，恶战又打响了。

在离前沿不过数百步的一间土屋里，吴阿忠半坐半躺在床上。那左小腿肿胀得比上腿大——清军的子弹是从这儿吃进去的。医官让人从山坡上弄来几只蚱蜢一把草药，稀里糊涂捣碎，裹以布条，敷在伤处。

这个状态下的吴阿忠更加烦躁和偏执了。

他把指挥权交给刘永福是对的。但他一撇开黄崇英，二也不预先同刘本人商量，只是在刘永福到床前探望时，随口说了一声“你干吧”就算了。不只黄崇英心怀不满，刘永福也心里不舒服。不过，危险中，刘永福可说倾力尽责，率领义军与清军一次次殊死搏斗。虽然局部的危困有所缓解，但作为头脑清醒而有实战经验的刘永福，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望的作战。如欲保存实力，另图来日，就必须当机立断，作战略上的转移，哪怕是付出重大伤亡。留下火种总比全部熄灭好。刘永福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岂料，话犹未了，吴阿忠竟暴跳如雷，呵叱有加，立马把指挥权收回自己手上。

一批批旗头从吴阿忠床前领命而去，裹尸而回，有头的，没头

的，惨不忍睹。

单调而哀伤的八音噬心啮肺。

日月星辰在无望中交迭轮回。

刘永福哭了。莫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刘永福哭了。

日子越来越难顶了。平时厮守如亲兄亲弟的农军战士，现在每为一勺粥一瓢汤甚至一只山鼠一条死蛇争得各不相让，大打出手。一种叫“金狗头”的野生植物和叫“翻砂”的秋山野果，能解一时饥饿，却使吃食者拉稀或屙硬，失却战斗力，乃至死亡。饥馑，像拆卸行业中一柄功率极大的扳手，正在帮助冯子材将军，把吴阿忠农军这部作战机器日渐分解、拆毁！

人生在世，有时难免要陷入困境乃至绝境。困境绝境本身，有时并不特别重要。而要紧的是看当事者是否有新的思路，新的动作。新的思路和新的动作，往往能使人解脱危境，走向新岸。可悲的是，直至今刻，吴阿忠思想磨盘依旧在原来的槽子里打转，坚持死守归顺城并与清军正面交锋。

不过，吴阿忠也还是实在人，他承认必须火速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必须尽快派出精悍的旗头出城筹粮。挑来选去，斟酌再三，他选择了刘永福。

殊不知，吴阿忠此一选择，却生发了另一机缘，使这支濒临崩溃的农军失掉一支劲旅，一员骁将。为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史书上人们对刘永福颇有微词，甚至有人把吴阿忠毁灭的部分责任摊派到刘永福头上。

然而，如若刘永福不断然离去，摇篮里的黑旗军也将同时毁灭。如是，饱经外侮的越南，不可得一座“北圻长城”，黯然无光的中國近代史更难插进辉煌壮丽的一页！

三

1867年农历九月上旬的一个黄昏，广西中越边境一个叫大茶岭的去处，来了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太疲太累了！

正横七竖八、你压我叠地躺在山坳的草坡上，任由夕阳抚爱山风揉摩。野虫在他们耳边放胆长鸣。偶尔，一两只小野物从旁边的油茶林里窜出，蹭到某个熟睡者身上，悠悠然搔首弄姿，继而，“噌”地一声，拖着长长尾巴隐去了。要不是远处高坡上瑟索走动的哨兵，插在地上的飘然不息的黑色旗帜，这支队伍就恍如冥界死物。

其实，在这死寂的一群里，有一个人并没有入睡，那充血的眼睛像两朵淡红的枫叶，正从猎猎有声的黑旗上移开，转向远远的山，淼淼的水，散出一种莫名的惆怅和迷茫。

一个月前，吴阿忠把刘永福传到床前，说：“叟，你带人出城为我筹粮！”刘永福心里想，虽然正当秋收时节，只是天旱失收，农家赖以活命的少许粮食，今日农军“借”，明日官军征，不少人家缸无米灶无烟，何处去筹粮？不过，刘永福自知解释没有用，便说：“此事

跟弟兄们商量商量。”吴阿忠瞪大眼睛，一挥手，说：“商量什么，办了则是！”

岂料，此事对于身陷饥困，盼望求活路的黑旗军将士来说，可说是欲睡碰上软枕头。他们嗷嗷叫着，一个劲鼓动刘永福接受吴阿忠的指令，率领他们外出筹粮。有人还提供了个好去处：坡斗。

坡斗离归顺城四五十里，平常年月水足地沃，是个产粮食的地方。殊不知，当黑旗军将士们突破清军重重围锁，挑着一担担铜钱，满怀希望来到此地时，得到的只是失望。原来，坡斗也同样被兵、匪、灾荒轮回榨迫，陷于极度的缺粮状态。

黑旗军一村过一村，手摇铜钱串沙啦啦作响，说：“黑旗军不是官军，不是土匪，我们吃粮是给钱的！黑旗军是农民百姓家的兄弟！”村民感动了，有人从米缸拿出仅有的十升八升米，有人特意到山上挖回木薯，有人从锅里匀出粥水。黑旗军在坡斗转了一村又一村，每天只能勉强吃饱肚子，而手无存粮。

屈指 20 天过去了。拉队回归顺？拿什么向吴阿忠交待？刘永福心里好不甘愿。这时，部下有人劝永福趁机另立门楣另起炉灶。刘永福当初用计拖延婚事，为的是不想一辈子受制于平庸的吴阿忠。可是，现在面临这种抉择，他又犹豫了。因为他不忍心在吴阿忠危难时刻脱离吴阿忠，做不仁不义之人。再者，自己毕竟羽翼未硬羽毛未丰，真正独树一帜自成一统还为时尚早。

思来想去，他决定派陆满金、刘凤岗回归探看探看再作定夺。

陆满金、刘凤岗都是刘永福的心腹密友。都有心计和眼光。他们早就看透吴阿忠骄横跋扈，平庸无能。为了义哥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前景，早就鼓动义军当机立断脱离吴阿忠。现在回到归顺，看到清军围困日逼，农军死伤更惨。吴阿忠虽然伤势好转，但心情更坏，主观、蛮横，仍不肯改变原来死守归顺的主张。失望和愤慨之余，

陆、吴二人略施小计，激怒吴阿忠，进一步弄僵他跟刘永福的关系，使刘永福成为“斩尾巴的猴子”——回不了山。

吴阿忠问：“刘某究竟打算回不回？”

刘凤岗答：“义哥说，有米吃便回，无米吃便不回。”

这无异于火上添油。吴阿忠气呼呼说：“刘某有恩不报也就罢了，还趁危难之机拆我的台，我饶他不得！你们滚吧，去告诉刘义，即使他回来，我也要以军法严处！”

陆满金、刘凤岗无须加油添醋，只是照实转告刘永福。刘永福年轻火气盛，加上长年累月出生入死，刀口玩命，养成一种凡事疑虑三分的习惯，早就担心吴阿忠有朝一日会加害自己。现在既然如此道来，也就把吴的狭隘之心多疑之心暴露无遗。刘永福听罢，脸色由阴转多云。陆满金恰到好处地说：“我们黑旗军两年来拿头颅去垫他吴阿忠的屁股，哪次硬仗不是我们打的？我们哪点对不住他？他既然无情，我们也无义！”

刘永福久久默然无语。他暗暗思忖，吴阿忠如此盛怒，回去当即摆着两个难题：要么受他加害，要么被他迫婚。而不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刘永福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

在黑旗军将士上下一致的要求和支持下，刘永福终于痛下决心，当众破开吴阿忠所封赠的那颗刻着“左翼先锋前敌关防”的象牙大印，宣布与吴阿忠决裂。

此后，饥饿，劳顿，疾病，土匪，清军，就像五只巨大的轮子，在这支年轻的队伍身上轮回辗转。作为这支队伍的年轻撑旗人，刘永福颧骨更突了，眼眶更深了。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和野外生活，秋风在染透了满山遍野枫叶的同时，也把他那双灵光彻透的眼睛染红了。

刘永福正躺在草坡上望着远山远水，回想着前一段时日的事，

忽听巡哨嘯嘯吹响了牛角，那是紧急报警！刘永福遽然立起，唤醒众人，只见山道上远远驰来一彪人马。惊疑间，那支人马在一里外停住了，只有一人一马慢慢前来，霍然下马，朝刘永福便拜，说声义哥！元彬失迎了。

这人是刘永福的钦州同乡许元彬，两年前拉几十人到边界落草，现在已发展到数百人。得知刘永福率黑旗军到此，出于乡情也出于对刘本人的敬意，许元彬专程迎候，只是迟来了一步。

刘永福自然十分欣喜。

这一夜，许元彬以酒肉相待。宴毕，刘永福独自和许元彬彻夜长谈。刘永福告诉许元彬，他率黑旗军到此，为的是入越求发展。许称赞刘棋高一着，并表示日后将步永福后尘。刘又向许问及越地世态社情，许一一倾心相告，然后，问道：“义哥，入越有何打算？”

刘永福微微一笑，爽朗答道：“我行我素，路见不平，拿锹来铲！”

许元彬一蹙眉头，问：“反不反越王越官？”

刘永福快人快语：“只要压迫百姓，就一反到底！”

许元彬沉吟片刻，说：“义哥，我有一言不知该不该说？”

刘永福说：“哪有不该说的，不妨说来一听。”

许元彬说：“我们乃大清之人，清廷无道，民不聊生，我们反清救民，上顺天理，下合国情。但是，若到了别个国家，再如此做法，恐怕就不一定合适。再说，越廷虽然力不缚鸡，但凭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可随时邀请清军入越助剿。黑旗军是远来孤旅，人生地不熟的，怕是很难立足。望义哥三思。”

刘永福细细琢磨，神情肃然。

第二天，刘永福告别许元彬，告别大茶岭，带一种莫名惆怅，率领黑旗军进入越南，经安礼、高平、横球等地，来到一个名为苏街的